



# 梦想的磅礴力量

□胡佑爱

闹翻身求解放,虽然他们自己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,却把革命最终胜利的梦想结果,献给了新社会享受幸福安康生活的人民大众。

我常常想:战争年代的革命者,为什么会为了人民的利益而“视死如归”?和平年代的人们,为什么会自强不息,自力更生,努力改变人生命运?究竟是什么力量如此强大无比?这个强大无比的力量从何而来?后来,我从他们的身上和追梦的故事里找到了答案:因为他们心怀远大的梦想、崇高的理想和信仰!这种意志的力量,能产生决定性的作用。如果一个人、一个家庭、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,缺乏了奋发向上、与时俱进的意志力量,就缺乏了生存和生活的许多光彩。所以我觉得,应该把梦想、理想、信仰视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。也就是说,世界上非自然界的主要力量,除了有知识的力量、科技的力量、武装的力量、金钱的力量等多种力量之外,还有更神奇更磅礴的力量,那就是人们从内心深处蕴藏和爆发的梦想、理想、信仰的力量!这种神奇磅礴的力量,是个人幸福的魂!家庭安康的魂!国家富强的魂!民族盛兴的魂!

梦想,在我的心目中是意志引导行为的精神产物,是前进的方向和力量。说直白一点,梦想是对未来的一种期望,是给人一个期许,是一种朴素的理想和信仰。如果再说具体一点,梦想就是一个前进的目标,是有思想高度的积极向上的正能量,是激励自己改变现状并长期奋斗的原动力。

梦想话题,具有现实的深远的意义。古往今来,人类社会一直在追梦中进步,人们从未停止过梦想。我认为,梦想是有规律可循的,正确的方向性、持续性、创新性、关联性,是一个成功梦想的四大要素。人有不甘心贫穷落后,获取和享受幸福生活本能,这是人固有的一种本性。有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“客观时空”反复递进更替,便有了产生梦想的客观条件和践行圆梦的可能。无论拿现在检验

过去,还是用将来审视现在,都必定要将改变现状、务实创新、发展成就,搬到时代的天平上进行衡量。因为每个人的意志行为,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,所以往往涉及到人生命运、家庭幸福之根本性全局性的梦想问题,不是仅凭个人、家庭独立的作用而产生圆梦效应的,“内因通过外因而起作用”。

梦想,在当今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,共产党人带领着老百姓,赋予梦想以“国强民富”崭新的丰富的内涵和外延。最近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的《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》一书中明确指出:“……把个人梦、家庭梦融入国家梦、民族梦之中,汇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,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”

有“两个一百年”的中国梦强力牵引,社会主义新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,我们老知青在那个穷得叮当响、“锅里无油,桌上无肉”的年代,所做的自以为靠谱的梦:“为招工去一个较好的单位,终生获得月工资一百元,过上‘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’的富裕生活而奋斗”。这种被现实超越太多的“小气之梦”,再也一去不复返了。现代年轻人,要跟上新时代的中国梦、民族梦的前进节拍和步伐,做更加宏伟壮观的事业梦,做更加幸福美满的人生梦和家庭梦。

亿万人民个人的家庭的创新发展的梦,和中国强盛梦、民族复兴梦融合起来,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!领跑世界!真正由“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!”到“中国人民真正富强起来了!”

新时代造就新梦,我们感谢新时代!我们的祖辈父辈,曾经把幸福的梦想,寄托于我们的身上实现。现在又轮到我们把更加幸福的梦想,寄托于我们的子孙后代身上实现。这就叫做梦想的传宗接代!这就叫做梦想的继续开来!这就叫做梦想的美好升腾!这就叫梦想的磅礴力量!

## 书写梦想答卷 奔赴诗和远方

□万梓妍

夕阳渲染了爷爷的白发,他倚靠着窗台而坐,大手轻拉马尾,一首悠扬的《映山红》便从二胡上流淌,他总是钟爱红歌,也常告诫儿孙要跟党走,问起原因,爷爷的眼神便变得深邃渺远,像是想起了年少时曾以一腔热血奔赴的诗和远方……

### 出卷——绘梦

“我是个与祖国同龄的人。”这是爷爷引以为傲之处。年幼时的他,恰逢和平年代,在毛主席的带领下愈发红火的日子。邻居家的小哥哥有了条件,就请来老师学习二胡。此后,常有缠绵悠长的乐声萦绕在他耳畔,时而似溪水潺潺,时而似鸟儿低鸣,仿佛给他在游戏的泥巴地都笼上一层淡淡的忧伤。他对这充满魔力的乐器好奇不已。犹记那天,一个怯生生的小孩敲响邻居家的门,慌乱地往里一瞥,便红着脸匆忙逃开。那惊鸿一瞥,令他记住了古典优雅的琴身和老师翩跹的手指,记住它们惊艳了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孩。从那刻起,他心中便埋下了一颗音乐的种子,亦如一张崭新的试卷,等待他用梦想铺满。

### 答卷——逐梦

学二胡的愿望在十几岁的少年心头疯长,但他深知家里没钱买二胡,趁暑假去河边挑沙赚钱,一天五元。太阳毒辣,浑浊的浪花拍打河岸,卷起灰色的薄雾,少年咬牙背着重担,一步步踏过一半宽的木板,全然不顾肩上渗出的殷红。他就这样以担为笔,默默地写下自己的答案,描绘对未来的期待。

### 弃卷——葬梦

割破手指的镰刀,趴在小腿上吸血的虫,绝望地吊在树上的青年,还有一望无际的麦田,在热风中犹如巨浪压迫而来……爷爷曾多次从梦中惊醒,这是他最刻骨铭心的回忆。那个暑假,当他领到工资冲回家时,却被告知要下放农村,“改造地球”。钱被母亲拿去补贴家用,而他卷起铺盖,同无数和他一样心怀抱负却无处施展的知识青年,迷惘而不甘地踏上一片穷苦之地。他苦啊,苦不过一小块肥肉都要盖在饭上煮好几顿;他盼啊,盼不来心心念念的二胡。割了一半却再无力割下去的麦田,就如他答了一半的试卷,让他差点以为自己的梦想就这样被埋葬在了黄土地里。

### 阅卷——圆梦

像再多的麦子也有割完的那天,党伸出援手将知青们从绝望中拉了出来,苦日子总算熬到了头。上世纪70年代末,知青请愿回城的浪潮渐起,国家很快做出回应,为他们回城打开门户,我爷爷便有幸在回城行列之中。与此同时,高考的政策也恢复了。得知消息的他,有些恍惚地凝视着手上的创伤和老茧,泪眼朦胧间,仿佛又看到了从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……爷爷抓住机会,挑灯夜战,考上了理想的大学,也真正有了机会和平台去追逐他对音乐的梦想。

“如果没有党当时的政策,就不会有现在的我。”爷爷用满是老茧的大手拍了拍我的肩,我心中一动,涌起一阵温暖的感觉。蓦地想起习主席的话:“时代是出卷人,我们是答卷人,人民是阅卷人。”时代的美好让少年们有梦可做,党便助他们为梦想交上一份漂亮的答卷。虽然作答的过程,如爷爷追梦般曲折,会受阻,但永远不会停下。最好的答卷上,看得见诗和远方的美好。

又一年的国庆,爷爷与他以前乐团的朋友们齐聚在偌大的舞台上,民乐合奏《井冈山太阳红》。他宽厚的大手抚着琴弦,目光深邃渺远,聚光灯下的脸庞,仿佛连皱纹也带着笑意……

我看见他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里闪闪发光,这是他用努力与梦想交上的答卷,也是党为人民书写的一份满意的答卷。



前不久,岳阳文学界大作家梅实先生,写了一篇《我们都是追梦人》,起因是为我的散文集《梦想》作序,把我也写成了“追梦人”,点评了一番。《岳阳日报》将他的这篇文章一刊发,更使我自愧微不足道。因为岳阳追梦人队伍里千军万马,气势磅礴,前面有好多好多擎旗手、领军人物。

其实,梅实先生的这篇“追梦人”之作,和《岳阳日报》之刊发,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,绝非只为某个人追梦而点赞,而是重在于对我们这些从贫穷落后年代走过来的花甲古稀老人,励志追梦、奋发图强的一种精神肯定;重在于鼓励新时代更多的年轻人,不失时机地树立远大的梦想,并为之而坚韧不拔地奋力前行,做一个追梦的坚强者胜利者。

我泱泱中华,为人生梦想而搏击的成功者,可谓比比皆是。那些著名科学家、专家、教授、学者、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、人民公仆,历来被人民群众广泛颂赞。这里我想说的,是平凡的人群中也有非凡的追梦故事。就拿梅实先生“笔耕追梦人”的话题往下说吧:刘衍清是我见过岳阳城扫街的环卫工人,由年轻通讯员写“豆腐块”消息开始,写成了一个笔耕的“老黄牛”,写成了岳阳日报获大奖的著名记者、“岳阳八怪人物”之一。我的华容县万庾镇老乡蔡勋建,由供销社亦工亦农的

临时司机,数十年笔耕,天道酬勤,硬是把笔杆子炼精了,把文章写成了范文,编进了中学的课本,写成了华容县作家协会主席。依我看,他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追梦,做了“一个最好的自己”,这不能不说平凡得难能可贵!这样平凡而高贵的追梦人,也是值得大家点赞的!

把个人的梦想,升华为家国情怀,升华为革命的理想、信仰,为谋求人民大众脱离苦海,走向自由幸福,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,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英雄人物,也举不胜举。李大钊、夏明翰、刘胡兰、江姐等课本上学过电影里看过的英雄,家喻户晓。我不扯远了,就联系我自己的家庭,说一说在土地革命时期涌现的“满门忠烈”:祖父胡宏林,中共洞庭特区石首县久河垸乡党委会组长、侦察队长、红军连长。1932年被捕入狱后严刑拷打没有使他屈服,在南县冤狱湖刑场上“顶天灯”杀害,年仅28岁。叔祖父胡宏升,红三军沿河独立团政委、黔东独立师第一团政委,为创建和保卫黔东苏区立下赫赫战功,1934年11月在松桃县指挥反围剿的战斗中壮烈牺牲,年仅25岁。叔祖父胡宏德,14岁参加革命的“小红军”,在1932年冬洪湖反围剿战斗中英勇牺牲,年仅19岁。祖父三兄弟和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的梦想一样,都是为劳苦大众

## 生活即诗 随处参悟

### ——读周瑟瑟诗集《种橘》

□万辉华

在初夏的君山邂逅诗人周瑟瑟,阔别30多年,他理了一个平头,有了几分北漂人的化繁就简,僧人苦修般的宁静淡然,这种质朴自然,让我们彼此间没有矜持与距离,似乎直爽对方的诗心和思想。他赠我一册青砖厚的诗集《种橘》。我花一周时间,忙里偷闲阅读,354页约354首诗,即2018年全年至2019年的诗选,每首都标注了时间,仿佛是用诗书写的日记,让我既了解他的生活轨迹,更主要是体验了他以诗来思考生活中每一瞬间所遭遇的片段火花,都能以诗句凝固下来这种美感与反思,因此读诗的过程也是一种美的旅程。

诗人周瑟瑟离开洞庭湖畔的家乡湘阴,北漂到首都,然而在各地云游,他的诗风却是稳健的,早年乡土诗的痕迹还是相当明显,只不过遣词造句不是那般刻意雕琢,也不再一味抒情,一些重返故乡栗山的诗,超越了当初的乡土诗,更有了人生沧桑的历练后,不再强说愁(即时下流行“乡愁”),也不做无病呻吟,对物是人非的地貌

村舍,抱残守缺,痛心疾首。人是不能二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,西哲如此说,孔夫子也是感叹,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。一切山川地理,人情世故,都在变化之中。深明此理者如周瑟瑟,从乡贤八指头陀的参禅悟道中,无形之中汲取了智慧和启迪。他的新乡土诗可谓哀而不伤,有别于当下的一些伪乡愁。如《忆铜官之四》:“我们吃不完的白泥,向铜官窑贩卖/拖拉机装着肥腻的白泥/那是一车车肥肉”。这是该诗结尾处的四句诗,完全是写实的,很逼真,很形象,把“白泥”与“肥肉”之间建立了一种比喻关系,这两种在七十年代乡下人最关心的物质,前者是饭碗。乡下人靠挖些白泥赚零钱,有了菜钱,才能买回肥肉,然而,在当时的环境下,挖白泥也是投机倒把,只能偷偷进行,因此,白泥、肥肉可望不可及,它们之间可以彼此取代,互为化身,让乡下人滋生幻想,勾勒了一幅乡村贫苦生活的图像。又如,《鱼二代》:“他们不捕鱼,他们电鱼/它们电死自己/他们没有土地/他们没有渔网,渔网被挖船碾碎了/他们把电通到湖里,他们电死自己,就像电死一条大鱼。”这首诗近乎口语,句句好懂,然而寄沉痛于平淡,一句“他们电死自己,就像电死了一条大鱼”又是何等悲怆。电鱼者众多,法不责众,也有人把自己漏电打死,但是,洞庭湖的鱼被这些人用电野蛮捕杀几近灭绝,鱼没有了,靠捕鱼为生的渔民也无生活来源了,这就等于断了自己的后路,这首诗有一种强烈的人文关怀与生态伦理意识,这也是写实,与新闻特写差不多,然而留给人思索的余味却绵长。“靠水吃水”的生态环境,被贪婪之心,目无法纪之徒所破坏,要修复起来,不是那么容易。这是一个赤子面对故乡生态人为破坏所发出的吼声和控诉,如春雷滚过,振聋发聩。诗人年年回故乡,祭祖扫墓,访友聚旧,如今又有一个栗山诗会,故园情结不谓不深,如满目青山秀水,一草一木,一砖一瓦,故人旧事,诗材取之

不尽,除了批判讽刺外,更多的是温馨的朝花夕拾,淡淡的怀念与伤感。

心安处即吾乡。诗人在国外访问,在国内云游,也是随游随写,把写诗作为记日记的功课,这些游记类的诗歌,却不纯粹把异域他乡的美景作聚焦的对象,而是借景抒情,借物起兴,穿越古今,神接中外,美景胜状,为我所借用驱使,成为笔下的仆人与木偶,表演出随遇而安,借山而居的人生滋味。这种功夫靠平时修炼,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”。诗人在《不要把雪写脏了》透露了他的精神修为的秘密:“我是八指头陀的祖庭弟子/燃指供佛是不灭的传说/我佛即我诗……”八指头陀是晚清一位在湖湘享有盛名的大和尚,也是一位具有诗名的诗僧,他的名句“洞庭波送一僧来”也是口语诗,很好懂。八指头陀就是经常驾着一叶小舟出没在洞庭湖上,他也云游在江浙一带,兼任许多名寺的住持,始终不失为一个湖湘弟子的爽朗与精进。有了先辈的影响,诗人周瑟瑟在外出的日子,不是走马观花的旅行,而是与相遇的人与物,景与事,都是对话,都是交流,也许在他眼里,无论是《黄花梨》《芒果》《猫屎咖啡》这些生活小品,还是《梁漱溟》《卢作孚》《郑板桥》《沈从文》这些古今名人,还是《皮肤科》《自闭症》《耳鸣》这些疾病的缠绕与痛苦,真是大

